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 特藏版

第六辑

费加罗的婚礼



长城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费加罗的婚礼



人民音乐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特藏版

第六辑

费加罗的婚礼

(法) 博马舍 著

张 流 译



长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舒清然, 曲松贺等译. —北京:
长城出版社, 1999. 9

ISBN 7-80017-402-6

I. 世… II. ①舒…②曲… III. 文学-作品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1169 号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

费加罗的婚礼

〔法国〕博马舍

长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甘家口三里河路 40 号 100037)

北京市华都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319.75 印张 800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17-402-6/I·001



博马舍

前 言

博马舍(1732—1799)，原名为奥居斯坦·加隆，法国启蒙时代著名剧作家。他的剧作与他的生活道路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法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他以启蒙思想为重，继承狄德罗正剧传统，以民间喜剧形式来抗击社会，揭露封建制度的黑暗，影响非凡。

博马舍出身于小资产阶级，靠钟表手工业发家致富，跻身于上流社会；他虽未曾接受过学校教育，却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深受当时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狄德罗的影响。虽有反封建意识，但与当时众多小资产阶级一样，博马舍仍依附于封建上流阶层，但受排挤。大约二十五岁左右，他取“博马舍”为名字，并加以“德”字表明自身贵族的身份。一七六七年他创作了第一部正剧《欧也妮》，接受并发展了狄德罗的戏剧理论，并在序言《试论严肃的戏剧类型》中提出自己的正剧观——“严肃动人的正剧是一种戏剧体裁，其介于英雄悲剧与娱乐喜剧之间。”强调寓教于乐，反映现实生活，采用民间语言，这体现出民主倾向的启蒙性。

一七七三年博马舍身陷一场诉讼，虽贿赂法官但仍败诉，这激发博马舍掀起一场暴露封建法院黑暗腐朽的斗争。期间他创作了《塞卫拉的理发师》，从而获得了成功，而这确定了博马舍的创作方向，因为他意识到此剧的成功在于费加罗这一人物的存在；因此于一七七八创作了他的第二部代表作《费加罗的婚礼》，继续拓展这一来自于人民、扣人心弦的喜剧形象。

《费加罗的婚礼》写于一七七八年，但花费了整整六年时间；博马舍才为它的上演争到了一席之地。一七八四年四月二十七

日《费加罗的婚礼》的首演成为法国戏剧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后来该剧被译为多国文字，在多个国家地区上演。一七八六年又被奥地利音乐家莫扎特改编为歌剧。

这部喜剧充分体现了喜剧的艺术魅力。首先是它的戏剧结构严谨，情节动人心弦。一开场，矛盾即展露于观众面前，随着情节发展，矛盾冲突一浪高过一浪，直至喜剧性结局。塑造的人物众多，艺术形式多样，有唱歌，有跳舞，有结婚典礼，有法庭公堂，较古典主义戏剧更为丰富多彩。其次《费》剧本身艺术性颇高，充分地塑造了生动的人物，予之以个性、血肉，兼顾其心理、情感，不仅主要人物费加罗成为典型人物，就是苏珊纳、伯爵夫人、马斯琳、薛利伯等人物，也各有其个性，各司其职地推动这部讽刺贵族情感伪善、法庭虚伪的喜剧。

总之，《费加罗的婚礼》，作为博马舍的杰作之一，以扣人心弦的剧情，尖锐的戏剧冲突，极其到位的人物性格的刻画，辣味十足但不乏风趣的嘲讽，使观众喜爱颇加。此次将这部兼具机智又不乏风趣的思想艺术结合体的喜剧推荐给大家，供君一观为快，品味这来自戏剧艺术领域的精神享受！

一九九九年三月

人物表

- 阿拉玛卫华伯爵——安达路西省首席法官。
伯爵夫人——伯爵的妻子。
费加罗——伯爵的贴身仆人兼伯爵府门卫。
苏姗纳——伯爵夫人的第一使女，费加罗的未婚妻。
马斯琳——伯爵府女仆，专司杂务。
安东尼奥——伯爵府园丁，苏姗纳的舅舅，方斯特的父亲。
薛利伯——伯爵的第一侍从卫士。
巴尔多洛——塞卫拉的医生。
方斯特——安东尼奥的女儿。
巴斯拉——伯爵夫人的琴师。
唐基斯曼·比力多阿生——代理首席法官。
两只手——法庭书记员，唐基斯曼的秘书。
格力普·苏莱士——牧童。
贝德莱尔——伯爵的马夫。
法警一人。
年轻牧女一人。

无台词的人物

- 一批仆人，
一批乡下女人，
一批乡下男人。

地 点

距塞卫拉三里之外的清泉府

剧中人物的性格和服饰

阿拉玛卫华伯爵：要将独特的贵族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既风度翩翩，又潇洒不羁。不能使他那贵族般的仪态因心灵的堕落而丧失。据当时的社会风俗，在与一切女性交际的时候，贵族们总是采取玩世不恭的方式。要想把这个角色表现得恰如其分，难度是相当大的，尤其是这个角色在剧中是不让人同情的。然而著名喜剧演员莫雷先生^①就能把握住这个角色的特点，充分发挥其表演才能，将整个人物的性格表演得恰到好处，使这出戏一举成功。

第一、二幕他身着西班牙古猎装，半长统靴。第三幕直至最后，他穿了一套极为华贵的古装。

伯爵夫人：她那多变的情绪与在两种矛盾的激化下，只有表现出情感的约束或抑制不住情绪时怯生生的恼怒。特别是那盲目的举动，使她那可爱、贤惠、仁慈的性格，在观众心中的形象大大降低。这也是本剧中一个表演难度很大的角色，但表演技能超群的小圣华勒女士^②扮演这一角色时，却获得广大观众的赞扬。

在第一、第二、第四幕中，她身着舒服合体的长袍，头上无一饰物。她长年足不出户地呆在家，好像在家生病似的。在第五幕中，她头上戴着苏姗纳的帽子，身上穿着苏姗纳的服装。

费加罗：对扮演这一角色的演员，一定如实地告诉他，要像大散古尔先生^③那样深刻理解认真琢磨这一人物的性格。倘

① 莫雷先生：曾在《费加罗的婚礼》的第一次公演中扮阿拉玛卫华伯爵这一角色。

② 小圣华勒女士：曾在《费加罗的婚礼》的第一次公演中扮伯爵夫人这个角色。

③ 大散古尔：曾在《费加罗的婚礼》的第一次公演中扮费加罗这个角色。

若在这一角色上看不到那既性格开朗又幽默机智的表现，而是瞧到别的，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过犹不及，那么就会使这个角色大为逊色。根据著名喜剧演员普累维勒先生^①的建议，只要能深刻体会这一角色的性格，并能把握住他情感的复杂变化，是任何演员的演技都可以充分发挥的。

苏姗纳：是一个活泼可爱、机智过人、笑口常开的少女，与那厚颜无耻、伪惺浪笑的堕落女子有天壤之别。

在第一、二、三、四幕中，她上身穿着合体的白色短装，下穿各式各样的裙子，整个着装搭配得很有学问。“苏姗纳帽子”^②此后以“苏姗纳帽子”的特定式样在帽商之中树立口碑。在第四幕婚礼一幕中，她的头上戴上伯爵拿来的一顶悬挂遮面纱、上插高羽翎、有白色丝质帽带的帽子。在第五幕中，她身着自己的家居妇女式长袍，头上无一饰物。

马斯琳：一个精明的女子，本性开朗活泼，但她的性格已在过去所犯的过失和生活锤炼下有所改变。出演此角色的女演员要想尽量为此剧本增添些趣味的話，就须在适当的场合中将她那孤傲的心劲儿表达出来，并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孕育到第三幕母子团聚之后她所具备的道德层面上。

她身着西班牙风格的保姆衣服，色泽朴素，头戴一黑色帽子。

安东尼奥：只可表现出他醉意微醺的程度，他的醉意随着场次而减轻，至第五幕之后，他的醉酒模样就不为人所察。

他身穿西班牙乡下人的衣服，衣服的两只袖管常耷拉在身

^① 普累维勒：在《塞卫拉的理发师》中扮演费加罗这个角色，后因年纪大，在《费加罗的婚礼》中不适宜担任这一角色，而改扮比力多阿生；后来大散古尔在演技生涯中，得到他很多的指点。

^② 苏姗纳帽子：指在从费加罗的婚礼之后，苏姗纳一角演员所戴的帽子在巴黎成为时尚，故有此称呼。

后，脚蹬白色鞋子，头顶白色帽子。

方斯特：十二岁的少女，颇为天真。她的全身装扮是：上身穿一件银纽扣、束胸的锁边褐色上衣，下着一条色泽艳丽的裙子，头戴一插有羽毛的黑色帽子。这身装扮与参加婚礼的其他乡下女人装扮一模一样。

薛利伯：此角色遵循惯例需一位美艳少女出演。在我们的戏班里面，尚未有哪一个既年轻又不令成熟的男演员对此角色独有的细腻情感能充分吃透的。此角色是个可爱的孩子，除了在伯爵面前老实胆怯之外，在女人面前却并不循规蹈矩。他性格的基础就是终日惶惑不安、满脑缥缈且多变的念头。他巴不得早日长大，能够结婚，但话又说回来，对此他并非有何企图或有何认识；无论何事，他都乐于掺和；一句话概之，无论哪一个母亲都打心底对有这样一个儿子是极为乐意的，尽管他会使她操劳痛苦。

在第一、二两幕中，他的装扮是：一身西班牙宫廷侍从卫士那种镶银边的华贵白衣，外披一件蓝色薄外套，头戴插有许多羽翎的帽子。在第四幕中，他装扮如同领他进城的乡下女人一样，身着女式紧身服、裙子、帽子等等。在第五幕中，他则一身军官制服，头上的军帽饰有军队帽徽，此外还佩带一把剑。

巴尔多洛：他的性格和装扮参见《塞卫拉的理发师》^①一剧，要求雷同。在此剧中，这仅是个次要人物。

比力多阿生：神色应该是怡然自得，胸有成竹的样子，如同一个不怕生人的牲口。他略为口吃，这增添了他本人的一些诙谐，但限于观众有所察觉为度。若是哪个演员试图以口吃来制造此角色的轰动效应，那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表演过火了。此角色的所有妙处在于他那尊严身份与滑稽性

^① 参见《塞卫拉的理发师》的“剧中人物”。

格之间的对立方面。对之，演员表现得越不过火，越能将其真正的表演天才展现得令人信服。

他身着西班牙法官所穿的长袍，并不像法国检察官的袍子那样宽大，如同僧袍那样。头上罩有假发，一块西班牙领巾系于颈处，手执一根白色法杖。

两只手：装扮类似法官，但白色法杖稍短一点点。

法警：身着克利斯班式的服装。一侧佩挂剑，但无佩剑的皮带。

脚蹬一双黑色鞋子而非长靴。一头白色假发，又长又乱。手中拿着一根白色法杖。

格力普·苏莱士：一副乡下人样子，袖子长长的，外衣色泽艳丽，一顶白色帽子。

年轻牧女：装扮与方斯特相同。

贝德莱尔：上身短上衣，外套一背心，束一腰带，手执一条马鞭，脚蹬一双马靴，头发为发网所束，戴着信差帽子。

无台词人物：一些身着法官衣物，一些身着乡下人衣物，其余的则仆人打扮。

剧中人物的位置

为舞台表演方便起见，作者专门在每幕的每场开始处，按照人物出场先后次序，列出各个角色的名字。如果在表演过程中，他们的位置有先后之变，就在变动之处重列他们名字的先后顺序，并在注中诠释。把舞台上剧中人物的正确位置标记出来是很重要的。如果对第一次公演时演员所留下的传统表演方法视而不见的话，那将立即形成懈怠的坏习性，导致表演技巧上的马虎大意，而这样的剧团只会走向没有卖座的戏班子末路了。

第一幕

舞台布景：半间室内家具已经挪开的一间屋子；一张病人用的大沙发放在正当中。费加罗在地板上用尺丈量着；苏姗纳照着镜子往头上戴着一束叫做“新娘帽子”的橙花。

第一场

费加罗，苏姗纳

费加罗 宽是十九尺，长是二十六尺。

苏姗纳 嗨，看我头上这顶帽子好吗？费加罗，你认为怎么样？

费加罗 （握着她的双手）我亲爱的，好得不能再好了。啊！美丽的姑娘，在结婚那天的清晨，头上戴着这束象征坚贞圣洁的鲜花^①，被丈夫含情脉脉地看着，该多么幸福啊！……

苏姗纳 （离开）亲爱的，你为什么量地板呀？

费加罗 苏姗纳，我亲爱的，我是量一下这儿是否能放得下大人送给我们的那张别致的大床。

苏姗纳 放在这儿？

费加罗 大人要送给我们。

苏姗纳 我，我可绝不会接受的。

费加罗 怎么啦？

苏姗纳 我绝不接受它。

费加罗 到底怎么回事？

苏姗纳 对这间屋子我很讨厌。

^① 在法国，橙花象征处女的坚贞圣洁，只有女人在第一次结婚时才能佩戴这种鲜花。

费加罗 你得说出个为什么呀？

苏姗纳 若是我不情愿讲呢？

费加罗 嗨！一个女人，对我们的性情一旦摸准了，她就会……

苏姗纳 那我要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岂不就自己承认自己的过错了。说呀，对我所说的，你究竟是答不答应？

费加罗 府中这间屋子多方便，你竟然讨厌它！它与两个大房间相毗邻，若是晚上太太有所不适，只要她按一下铃，你只需一两步就可到她房间去。如果大人有什么事，他那里一按铃，我就可以马上到了。

苏姗纳 这真方便呀！可是，如果大人清早安排你去办一件较长时间的事情，他那里一按铃，你马上走了。他只要两步路，就可到我的房间了。……

费加罗 你说的是什么话？

苏姗纳 请你静心地听我说。

费加罗 天哪！

苏姗纳 我亲爱的，是这样的。阿拉玛卫华伯爵，他回府里来，是看中了你的妻子，他对周围漂亮的女子玩烦了，也不到他太太那里去，你知道吗？这样的房子对他的计划极方便。这是那位教我唱歌的高贵教师，老实巴交的巴斯拉，忠诚地帮助他寻求快乐的人，在给我上课时，多次对我说的话。

费加罗 巴斯拉！嗨，我的心肝宝贝！如果在一个人背上，用棍子狠劲地打几下，就可以把他打直的话……

苏姗纳 亲爱的！你认为人家给我的那些嫁妆，是因为你的辛勤劳动，不是出于什么目的吗？

费加罗 我当然这样认为，因为我出过很多力。^①

苏姗纳 多么傻的聪明人呀！

^① 指他曾在帮助伯爵与罗丝娜结婚时干过很多事情，参见《塞卫拉的理发师》。

费加罗 别人都是这样说的呀。

苏姗纳 可是，任何人都不相信。

费加罗 那就是他们的不对啦。

苏姗纳 给你说吧！那些嫁妆的条件，是背着你让我答应他享受以前贵族权利^①所要的一刻钟，那一刻钟必须单独和他在一起，……你说这样是多么难过呀。

费加罗 我非常明白，我们结婚时，若伯爵大人坚持那卑鄙无耻的权利，我就不在他的庄园内结婚。

苏姗纳 如果这样，他的阴谋就失败了，他肯定很后悔。所以现在他正想办法，偷偷在你老婆身上争取这个权利。

费加罗 （拍打着头）这一惊吓，把我给吓瘫了，我的头上想要长东西了……

苏姗纳 不要再拍头了！

费加罗 你怕什么？

苏姗纳 （轻微地笑）你头上如果长出一个东西来，迷信的人^②

……

费加罗 狡猾的女人，你还能笑得出来！啊，应该想办法，让他上钩，抓住那个混蛋，把他的钱弄到我的手里来！

苏姗纳 这就是你的一贯伎俩，欺骗与弄钱。

费加罗 我不干并不是怕丢脸。

苏姗纳 你是害怕啦？

费加罗 不！做一件危险的事，没有什么；关键是怎样把事情做的很好，而且还可以脱离危险。比如，夜晚前往别人家里，偷偷摸摸与别人妻子鬼混，这种事情是比较容易的，可是不少人因此挨过鞭子。好些个傻小子都这样干过。但是

① 贵族权利：指在封建社会里，贵族地主侵占农奴结婚时的初夜权。

② 西方俗语，男人头上长了犄角，说明老婆不安分。苏姗纳想说：“迷信的人就要笑我，说你头上长了犄角。”

……（太太房里铃声）

苏姗纳 夫人睡醒了。她给我说过，让我成为第一个在结婚早上与她说话的人。

费加罗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说法吧！

苏姗纳 是的，这样子可以给妻子带去吉祥，这是爱神说的。我亲爱的费、费、费加罗，再见啦。多想点我们的事吧。

费加罗 为了广开我的思路，请给我一个小小的吻。

苏姗纳 你光想好事！今天给了我爱的人，明天我丈夫会说我什么？（两人亲吻）嗯，嗯！

费加罗 你还不知道我对你的爱吗？

苏姗纳 （挣着脱身）你到底要在什么时候才不对我朝朝暮暮地谈情说爱呢？真讨厌！

费加罗 （诡秘地）你看吧！我会从晚上到早晨让你知道，我将如何地爱着你。（再一次按铃声）

苏姗纳 （高高地用手向嘴上做飞吻）这就是我要给你的吻。先生，我没有别的啦。

费加罗 （追赶苏姗纳）啊！可是我给你的吻，绝不是这样呀。

第二场

费加罗

费加罗 （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一个摄人魂魄的姑娘！她经常是笑口常开，表现得活泼可爱、灵巧、快乐、温柔、情长！并且坚贞圣洁！（两手不断地搓着并且高兴地来回走动）咳！大人呀！我所敬爱的大人呀！您要让我……让我上当？我翻来覆去思考，他为什么让我做府里的门卫，又让我在他的大使馆去做传送文件的差使？我知道伯爵大人的意图了！同时提拔三个人：您是外交大臣；我是政界的小兵；苏姗纳呢，她是应召的情妇，可做随身的大使太太；以后我作

为传递文件的差役，经常快速奔跑，在我应付出差时，您那边就能把我的爱人带去玩乐！我为您的门庭荣耀忙忙碌碌，累死累活。您呢，不怕委曲求全，要给我家增光添彩！可算是美妙的双方有利呀！但是，大人你难道不是太过分了点。在伦敦，您同时要办您主人和您仆人的事情！在国外，您既可以代表国王又可以代表我！这中间多半是没用的，太过分了吧。——至于那个巴斯拉！你这个没有爱人的老弟呀！你竟敢在我面前玩弄是非，我得让你吃些苦头，我要……不，对他们不能实打实的，应让他们互相拼杀呀。费加罗先生，现在应该注意今天的事！首先是提前举办婚礼，防止婚事出现麻烦；其次把马斯琳支走，她在疯狂地爱着你；其三通过伯爵大人的这段恋情，将财产与金钱拿过来，并狠狠地将巴斯拉老爷打一顿，以后……

第三场

马斯琳，巴尔多洛，费加罗

费加罗（截住自己的话头）……咳、咳、咳、咳！胖医生来了，婚礼就可以进行了。嗨！我敬爱的医生！早上好！你是为了我和苏姗纳的婚礼赶来的吧？

巴尔多洛（轻视地）嗨！根本不是的，我亲爱的先生。

费加罗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说明你过于宽大我啦。

巴尔多洛 岂止如此，那是我太笨了。

费加罗 我，我知道我曾不巧影响了你的婚姻^①！

巴尔多洛 对我们你还要说什么呢？

^① 在《塞卫拉理发师》中，他帮助阿拉玛卫华伯爵与罗丝娜结婚，破坏了巴尔多洛的干扰。